

儒林外史作者的遺集

文木山房集



卷之四

文木山房集



儒林外史作者的遺集
文木山房集



中華民國二十年六月
上海亞東圖書館印行

定價大洋一元二角

重印文木山房集序

胡適

儒林外史的作者全椒吳敏軒先生（敬梓）著的書，有詩說和文木山房詩文集。詩說七卷，沒有刻本，大概是不可得見的了。文木山房集，全椒志作十二卷；金亞匏先生（和）跋儒林外史說文集五卷，詩七卷。這部十二卷本的全集也沒有刻本；亞匏先生說他家舊藏有抄本，亂後遺失了。

我是最敬重吳先生的，常常想搜求他的遺著，常常癡想他的詩文集也許有別本保存在世間。六七年前，我曾託北京幾家書舖訪求文木山房集，竟訪不着。所以民

國九年我作吳敬梓傳時，只從王又曾和程晉芳的詩注裏知道他的詩四句。直到民國十年帶經堂書鋪方才爲我訪得此本。此本共有賦一卷（共四篇），詩二卷（共百三十一首），詞一卷（共四十七闕），附刻他的愛子荀叔先生應的詩一卷，詞一卷。

依我看來，這一部集子裏收的詩詞，大概都是文木老人四十歲以前作的。黃河序中說：『余方謀付之削颺，以垂不朽；而敏軒薄遊真州，可村方先生愛爲同調，遽損囊中金，先我成此盛舉。』集中真州客舍詩云：『七年羈建業，兩度客真州。』先生三十三歲時移家到南京，第七年爲三十九歲，當乾隆四年。集中最末一首詞是爲三十

九歲生日作的，可以互證。程廷祚序中說作者「爲諸生二十年，倦而思去」。吳先生中秀才時，年約二十歲。（見庚戌除夕詞）這也是一個旁證。吳湘皋序中說：「令子愷年未弱冠，手鈔十三經注疏……趨庭之下，相爲唱和，今都爲一集。」金兆燕序荀叔先生的春華小草，也有「當衛玠過江之日，正王喬遊洛之年。」這可見荀叔先生的年歲，又可以旁證敏軒先生的年歲了。所以我們可以說，這部集子大概刻於乾隆五年左右，約當敏軒先生四十歲時。

這部集子不曾收入敏軒先生最後十四五年的詩詞，是一大缺憾。集中只有韻文，未收散文，也是一大缺憾。

王又曾引他的詩「如何父師訓，專儲制舉材！」此詩不在這本集子裏；我們讀這兩句可以推知那未刻的文木全集裏定有不少的晚年成熟的見解，可惜於今都不可得見了。然而我們生在吳先生二百年後，居然能在無意之中發現文木山房集的初刻本，居然能在灰燼之餘得讀他的韻文一百八十二篇之多，這也算是不幸中之大幸了。古來不少作小說的大文豪，都沒有文集流傳下來，甚至於連籍貫年代都不可攷。其中只有兩位姓吳的作者遺留下一些作品。一位是作西遊記的吳承恩先生，他的詩散見於山陽耆舊集及明詩綜等書裏的尚不少；他的文集的一部分現刻在楚州叢書裏。還有一位就是敏

軒先生了。這部文木山房集裏保存了不少的傳記材料。例如減字木蘭花詞八首可以考見他三十歲以前的歷史；如移家賦可以攷見他的家世和他對於鄉里的感情；如關於博學鴻詞考試的幾首詩可以考見他對於此舉的意見；我們拿這些材料來和儒林外史裏的杜少卿比較印證，很可以想像敏軒先生是個什麼樣子的人了。況且他的兒子荀叔先生以文學家而兼精算學，在疇人傳裏，而遺著皆不傳於後世；這部集子裏保存了他少年時作的詩五十二首，雖然不多，也算很可寶貴的了。

上元金亞匏先生的母族出於全椒吳氏，故他的儒林外史跋給了我們不少的考證材料。他家藏有文木山

房集的十二卷鈔本，不幸在太平天國亂時遺失了。他的兒子仍珠先生還知道我得了此書，曾借去傳鈔一本；又恐此書傳本太少，終於淪失，故仰體亞匏先生的遺志，出資排印一千部，使這部集子永永流傳于世。我很欽敬仍珠先生的高誼，故很願意把我的原本借出排印。此書行款全依原本。校對的事全靠上海亞東圖書館裏的幾位朋友幫忙。校印既完，仍珠先生要我把我做的吳敬梓年譜附在後面作一個附錄，又要我寫一篇短序略述此集的歷史。這都是我願意做的，也就不敢推辭了。

中華民國十四年十月二十九夜，在江新船上脫稿。

後記

——紀念金仍珠先生——

文木山房集是民國十四年排好了的。本來金仍珠先生要出資重印這部書，不幸這書排成之後，金先生得了中風的病，臥床數年。我不願爲這件事去煩勞他，所以請亞東圖書館把紙版藏起，等金先生病好了再付印。更不幸金先生療養無效，去年已成了古人。現在此書由亞東圖書館出資印行，金先生已不及見了。

但儒林外史若沒有金亞匏先生（和）的一篇跋，我們也許至今不知作者是誰，更不會知道他有文木山房集。

文木山房集雖然被我尋得了，若沒有金仍珠先生的熱心提議重印，此書也許不會有排印流傳的機會。他們父子兩人是文木先生的功臣。這書的印行可算是完成了他們父子兩人的一點志願。

二十年六月三夜，胡適。

朝廷法古制科取士自

世廟時 詔在廷諸臣及各省大吏采訪博學鴻辭之彥
余司訓江寧三年無以應也

今天子卽位之元年 相國泰安趙公方巡撫安徽考取

全椒諸生吳敬梓敏軒 侍讀錢塘鄭公督學于上江交

口稱不置旣檄行全椒取具結狀將論薦焉而敏軒病不

能就道兩月後病愈至余齋蓋敏軒之得受知于二公者

則又余之薦也余察其容顏頗非託爲病辭者因告之曰

子休矣當子膺薦舉時余爲子筮之得井之三爻其辭曰

井渫不食爲我心惻王明並受其福今子學優才贍躬膺

盛典遇而不遇豈非行道之人皆爲心惻者乎雖然古

人不得志于今必有所傳于後吾子研究六籍之文發爲

光怪俾後人收而寶之又奚讓乎厯金門上玉堂者哉且

士得與于甲乙之科沾沾得意以終其身者徒以文章一日之知耳子之文受知于當代鉅公大儒雖久困草茅竊恐廟堂珥筆之君子有不及子之著名者矣由此言之未可謂之不遇也上海唐時琳

敏軒以名家子好學詩古文辭雜體以名于世凡有所作必曲折深入橫發截出就于古人穀率規矩而始已卽于他人作一覽數行下亦能以片語領作者意旨以中其要害江南北朋遊中余獨畏其才大眼高而心細也敏軒承家世文物聲華烜赫之後風流醞釀力洗紈綺習氣生性豁達急朋友之急不瑣瑣于周閉藏積至于今而家乏擔石之儲矣大凡貧而乍富者其志卑而瑣富而乍貧者其志卑而餒世富貴而乍貧者尤甚皆不足與議學問之事周旋之久知敏軒之心眼不爲世俗所蒙翳本于志氣之清明振作故可畏也令子煊年未弱冠手鈔十三經註疏較訂字義精嚴不少懈疎趨庭之下相爲唱和今都爲一集韓愈曰莫爲之前雖美弗彰莫爲之後雖盛弗傳君子于此觀世德矣使敏軒以其攻詩古文之心思效世人周

閉藏積亦何至如是然敏軒以其攻詩古文之心思效世之周閉藏積必將有什伯無算者大過其所爲而何止不至如是雖然豐于此者必嗇于彼敏軒又何以能承文物聲華之後父子相師友名于當世而至于如是也哉此其所以不以彼易此也余兩人有同姓之誼故質言之以敘其端會昌吳湘臯

金陵大都會人文之盛自昔艷稱之考之于古顧陸謝王
皆自他郡徙居所謂避地衣冠盡向南者其所致良有由
哉全椒吳子敏軒慨然卜築而居敏軒生世家羣從皆負
逸才兄青然與余爲同門友余所畏也敏軒少攻聲律之
文與青然相師資而奇情勃發時角立不相下遂齊名曾
與薦鴻博以病未赴論者惜之爲諸生二十年倦而思去
要其所自樹立豈以縷組爲輕重哉余新安產而流寓金
陵者久思稍振拔以追往昔之流風餘韻固大有人在然
又念以敏軒之才必見用于世而山水之間不能不與余
以離羣之感爲可踴躍也因讀其集而志之如此上元程
廷祚